

文艺成都书系



蒋蓝 主编



中国旅游出版社



散文成都

蒋蓝 主编

成都市文学艺术联合会

出品

项目策划: 王 颖
责任编辑: 梁 媛
责任印制: 闫立中
插画作者: 任思聪 花 生
装帧设计: 中文天地

成都散花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策划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散文成都 / 蒋蓝主编. -- 北京: 中国旅游出版社,
2016.5
(文艺成都)
ISBN 978-7-5032-5523-6

I. ①散… II. ①蒋… III. ①散文集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000916号

书 名: 散文成都

主 编: 蒋 蓝

出版发行: 中国旅游出版社

(北京建国门内大街甲9号 邮编: 100005)

<http://www.cttp.net.cn> E-mail: cttp@cmta.gov.cn

营销中心电话: 010-85166503

排 版: 北京中文天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

印 刷: 河北省三河市灵山红旗印刷厂

版 次: 2016年5月第1版 2016年5月第1次印刷

开 本: 720毫米×970毫米 1/16

印 张: 15

字 数: 220千

定 价: 39.80元

I S B N 978-7-5032-5523-6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如发现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发行部联系调换

目 录

第一辑：往昔成都

可爱的成都

老 舍 003

外东消夏录（节录）

朱自清 007

蓉行杂感（节录）

张恨水 011

芙蓉城

罗念生 021

蓉城忆往

何满子 025

第二辑：故事成都

我的老家

巴 金 043

寻访青城百岁隐士

白 郎 049

成都雷琴传奇

席永君 057

国画大师陈子庄的成都断代史

蒋 蓝 067

灵岩书院 1945 ~ 1947 的前尘往事

王国平 087

第三辑：古迹成都

忆故居	唐振常 103
成都·灌县·青城山纪游	袁昌英 111
四川是个好地方（节选）	汪曾祺 121
新津游记	顾颉刚 125
成都三湖	肖复兴 131
永陵访古	赵丽宏 139
底片：成都的宽窄巷子	叶延滨 145

第四辑：诗意成都

我与青山共白头	何 洁 151
成都太阳	林文询 155
冷暖成都	牛 放 161
记忆中的形象、声音和味道	高 兴 167
成都，从谜语开始	李 迪 173
中国，有条诗歌山脉叫龙泉	凸 凹 181

第五辑：风物成都

- | | |
|-------------|---------|
| 成都的春天 | 刘大杰 191 |
| 皇城根儿的童年记忆 | 米瑞蓉 195 |
| 蜀山新秋芙蓉开 | 阿 来 201 |
| 成都花会、灯会中的小吃 | 车 辐 205 |
| 谈成都的树木 | 叶圣陶 213 |
| 成都的特景——茶铺 | 李劫人 217 |
| 薛涛井畔弹箏老人 | 邓穆卿 221 |
| 止于清晨 | 熊 莺 225 |

后记 / 229

第一辑：往昔成都

成都是个可爱的地方。

对于我，

它特别的可爱。

可爱的成都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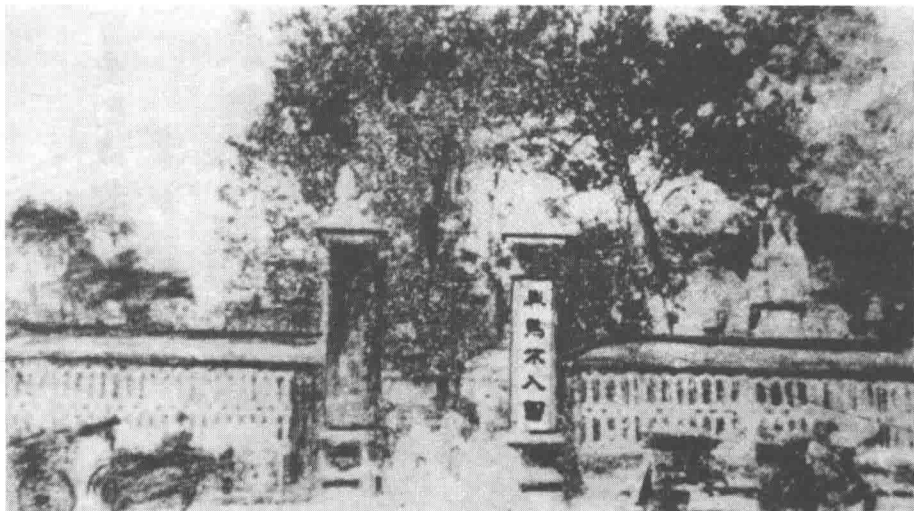
老舍

到成都来，这是第四次。第一次是在四年前，住了五六天，参观全城的大概。第二次是在三年前，我随同西北慰劳团北征，路过此处，故仅留二日。第三次是慰劳归来，在此小住，留四日，见到不少的老朋友。这次——第四次——是受冯焕璋先生之约，去游灌县与青城山，由山上下来，顺便在成都玩几天。

成都真是个可爱的地方。对于我，它特别的可爱，因为：

（一）我是北平人，而成都许多与北平相似之处，稍稍使我减去些乡思。到抗战胜利后，我想，我总会再来一次，多住些时候，写一部以成都为背景的小说。在我的心中，地方好像也都像人似的，有个性格。我不喜上海，因为我抓不住它的性格，说不清它到底是怎么一回事。我不能与我所不明白的人交朋友，也不能描写我所不明白的地方。对成都，真的，我知道的事情太少了；但是，我相信会借它的光儿写出一点东西来。我似乎已看到了它的灵魂，因为它与北平相似。

（二）我有许多老友在成都。有朋友的地方就是好地方。这诚然是个人的偏见，可是恐怕谁也免不了这样去想吧。况且成都的本身已经是可爱的呢。八年前，我曾在齐鲁大学教过书。“七七”抗战后，我由青岛移回济南，仍住齐大。我由济南流亡出来，我的妻小还留在齐大，住了一年多。齐大在济南的校舍现在已被敌人完全占据，我的朋友们的一切书籍器物已被劫一空，那么，今天又能在成都会见其患难的老友，是何



民国时期的少城公园

等的快乐呢！衣物，器具，书籍，丢失了有什么关系！我们还有命，还能各守岗位地去忍苦抗敌，这就值得共进一杯酒了！

抗战前，我在山东大学也教过书。这次，在华西坝，无意中遇到几位山大的老友，“惊喜欲狂”一点也不是过火的形容。一个人的生命，我以为，是一半儿活在朋友中的。假若这句话没有什么错误，我便不能不“因人及地”地喜爱成都了。啊，这里还有几十位文艺界的友人呢！与我的年纪差不多的，如郭子杰、叶圣陶、陈翔鹤，诸先生，握手的时候，不知为何，不由得就彼此先看看头发——都有不少根白的了，比我年纪轻一点的呢，虽然头发不露痕迹，可是也显着消瘦，霜鬓瘦脸本是应该引起悲愁的事，但是，为了抗战而受苦，为了气节而不肯折腰，瘦弱衰老不是很自然的结果么？这真是悲喜惧来，另有一番滋味了！

（三）我爱成都，因为它有手有口。先说手，我不爱古玩，第一因为不懂，第二因为没有钱。我不爱洋玩艺，第一因为它们洋气十足，第二因为没有美金。虽不爱古玩与洋东西，但是我喜爱现代的手造的相当美好的小东西。假若我们今天还能制造一些美好的物件，便是表示了我们民族的爱美性与创造力仍然存在，并不逊于古人。中华民族在雕刻、图画、建筑、制铜、造瓷……上都有特殊的天才。这种天才在造几张纸，制两块墨砚，打一张桌子，漆一两个小盒上都随时地表现出来。美的心灵使他们的手

巧。我们不应随便丢失了这颗心。因此，我爱现代的手造的美好的东西。

北平有许多这样的好东西，如地毯、珞珈、玩具……但是北平还没有成都这样多。成都还存着我们民族的巧手。我绝对不是反对机械，而只是说，我们在大的工业上必须采取西洋方法，在小工业上则需保存我们的手。谁知道这二者有无调谐的可能呢？不过，我想，人类文化的明日，恐怕不是家家造大炮，户户有坦克车，而是要以真理代替武力，以善美代替横暴。果然如此，我们便应想一想是否该把我们的心灵也机械化了吧？

次说口：成都人多数健谈。文化高的地方都如此，因为“有”话可讲。但是，这且不在话下。

这次，我听到了川剧、洋琴，与竹琴。川剧的复杂与细腻，在重庆时我已领略了一点。到成都，我才听到真好的川剧。很佩服贾佩之、萧楷成、周企何诸先生的口。我的耳朵不十分笨，连昆曲——听过几次之后——都能哼出一句半句来。可是，已经听过许多次川剧，我依然一句也哼不出。它太复杂，在牌子上，在音域上，恐怕它比任何中国的戏曲都复杂得好多。我希望能用心地去学几句。假若我能哼上几句川剧来，我想，大概就可以不怕学不会任何别的歌唱了。

竹琴本很简单，但在贾树三的口中，它变成极难唱的东西。他不轻易放过一个字去，他用气控制着情，他用“抑”逼出“放”，他由细嗓转到粗嗓而没有痕迹。我很希望成都的口，也和它的手一样，能保存下来。我们不应拒绝新的音乐，可也不应把旧的扫灭。恐怕新旧相通，才能产生新的而又是民族的东西来吧。

还有许多话要说，但是很怕越说越没有道理，前边所说的那一点恐怕已经是糊涂话啊！且就这机会谢谢侯宝璋先生给我在他的客室里安了行军床，吴先忧先生领我去看戏与洋琴，文协分会会员的招待，与朋友们的赏酒饭吃！

原载1942年9月23日《中央日报》

老舍（1899年2月3日～1966年8月24日），原名舒庆春，另有笔名絮青、鸿来、非我等，字舍予。现代小说家、杰出的语言大师、新中国第一位获得“人民艺术家”称号的作家。代表作有《骆驼祥子》《四世同堂》《茶馆》。1942年之前，老舍曾先后四次到过成都。

我从昆明到成都来消暑。

消暑还有一个新意思，

就是换换生活，

变变样子。

外东消夏录（节录）

朱自清

引子

这个题目是仿的高士奇的《江村消夏录》。那部书似乎专谈书画，我却不能有那么雅，这里只想谈一些世俗的事。这回我从昆明到成都来消夏。消夏本来是避暑的意思，若照这个意思，我简直是闹笑话，因为昆明比成都凉快得多，绝无从凉处到热处避暑之理。消夏还有一个新意思，就是换换生活，变变样子。这是外国想头，摩登想头，也有一番大道理。但在这战时，谁还该想这个！我们公教人员谁又敢想这个！可是既然来了，不管为了多俗的事，也不妨取个雅名字，马虎点儿，就算他消夏罢。谁又去打破沙缸问到底呢？

但是问到底的人是有的。去年参加昆明一个夏令营，营地观音山。七月二十三日便散营了。前一两天，有游客问起，我们向他说这是夏令营，就要结束了。他道：“就结束了？夏令完了吗？”这自然是俏皮话。问到底本有两种：一是“耍奸心”，一是死心眼儿。若是耍奸心的话，这儿“消夏”一词似乎还是站不住。因为动手写的今天是八月廿八，农历七月初十，明明已经不是夏天而是秋天。但“录”虽然在秋天，所“录”不妨在夏天；《消夏录》尽可以只录消夏的事儿，不一定为了消夏而录。还是马虎点儿算了。

“外东”一词，指的是东门外，跟外西、外南、外北是姊妹花的词儿。成都住的人

都懂。但是外省人却弄不明白。这好像是个翻译的名词，跟远东、近东、中东挨肩膀儿。固然为纪实起见，我也可以用草庐或草堂等词，因为我的确住着草房。可是不免高攀诸葛丞相、杜工部之嫌，我怎么敢那样大胆呢？我家是住在一所尼庵里，叫作尼庵消夏录原也未尝不可，但是别人单看题目也许会大吃一惊，我又何必故作惊人之笔呢？因此马马虎虎写下“外东消夏录”这个老老实实的题目。

成都诗

据说成都是中国第四大城。城太大了，要指出它的特色倒不易。说是有些像北平，不错，有些个。既像北平，似乎就不成其为特色了？然而不然，妙处在像而不像。我记得一首小诗，多少能抓住这一点儿，也就多少能够抓住这座大城。

这是易君左先生的诗，题目好像就是“成都”两个字。诗道：

细雨成都路，微尘护落花。
据门撑古木，绕屋噪栖鸦。
入暮旋收市，凌晨即品茶。
承平风味足，楚客独兴嗟。

住过成都的人该能够领略这首诗的妙处。它抓住了成都的闲味。北平也闲得可以的，但成都的闲是成都的闲，像而不像，非细辨不知。

“绕屋噪栖鸦”，自然是那些“据门撑”着的“古木”上栖鸦的噪着。这正是“入暮”的声音和颜色。但是吵着的东南城有时也许听不见，西北城人少些，尤其住宅区的少城，白昼也静悄悄的，该听得清楚那悲凉的唤罢。

成都春天常有毛毛雨，而成都花多，爱花的人家也多，毛毛雨的春天倒正是养花天气。那时节真所谓“天街小雨润如酥”，路相当好，有点泥滑滑，却不至于“行不得也哥哥”。缓缓地走着，呼吸着新鲜而润泽的空气，叫人闲到心里，骨头里，若是在庭园中踱着，时而看见一些落花，静静地飘在微尘里，贴在软地上，那更闲得没有影儿。

成都旧宅于门前就常栽有一株泡桐树或黄桷树，粗而且大，往往叫人只见树，

不见屋，更不见门洞儿。说是“撑”，一点儿不冤枉，这些树糙粗偃蹇，老气横秋，北平是见不着的。可是这些树都上了年纪，也只闲闲地“据”着“撑”着而已。成都收市真早。前几年初到，真搞不惯；晚八点回家，街上铺子便劈劈啪啪一片上声，暗暗淡淡的，够惨。“早睡早起身体好”，农业社会的习惯，其实也不错。这儿人起得也真早，“入暮旋收市，凌晨即品茶”，是不折不扣的实录。



朱自清一家 20 世纪 40 年代居住于成都宋公桥的房子

北平的春天短而多风尘，人家门前也有树，可是成行的多，独据的少。有茶楼，可是不普及，也不够热闹的。北平的闲又是一副格局，这里无须详论。“楚客”是易先生自称。他“兴嗟”于成都的“承平风味”。但诗中写出的“承平风味”，其实无伤于抗战；我们该嗟叹的恐怕是别有所在的。我倒是在想，这种“承平风味”战后还能“承”下去不能呢？在工业化的新中国里，成都这座大城该不能老是这么闲着罢。

1944 年 8 月 30 日

原载 1944 年 9 月 2 日～6 日《新民报》晚刊

朱自清（1898～1948），原名自华，号秋实，改名自清，字佩弦；原籍浙江绍兴，生于江苏东海；现代著名散文家、诗人、学者。1940 年，朱自清在西南联大任教，一放暑假，便离开云南昆明，回到在成都的家人身边，在成都市东门外宋公桥租赁了三间小瓦房，开始了整整一年“休假式研究”的成都生活。《外东消夏录》是朱自清离开成都后怀念成都的散文。

由江南来的人，
看到了这个都市，
自然觉得这是别一世界。
就是由北方来的人，
也会一望而知这不是江南，
成都之处就在此。

蓉行杂感（节录）

张恨水

北平情调

不才随重庆新闻界参观团往成都，《上下古今谈》须停笔若干天，以代其缺。自然卖担担面儿的也不会做出鱼翅席，还是古今谈解数。

到过成都的人，都有这样一句话：成都是小北平。的确，匆匆在外表上一看，真是具体而微。但仔细观察一下，究竟有许多差别。凭我走马看洛阳之花的眼光说，有一个统括的分析，那就是北平是壮丽，成都是纤丽；北平是端重，成都是静穆；北平是潇洒，成都是飘逸。自然这类形容词，有些空洞，然而除了这空洞的形容，也难于用少数的字去判断。若一定要切实地说一句，应当说是成都之北平味是“貌似”而微，而不能说是具体而微。

虽然成都这个城市，绝不同于黄河以南任何都市。就是六朝烟色的南京，历代屡遭劫火，除了地势伟大而外，一切对成都都有愧色，苏杭二州更是绝不同调。由江南来的人，看到了这个都市，自然觉得这是别一世界。就是由北方来的人，也会一望而知这不是江南，成都之处就在此。

看成都的旧街道，两层矮矮的店铺夹着土质的路面宽达三十丈，街旁不断的有绿树。走小巷，两旁的矮墙，簇拥出绿色的竹木，稀少的行人，在土路上走着，略有步